

過漁殭歌

終於踏上這塊土地了？

藍藍的天、白白的雲、倒影在閃閃發亮的海面上，激發一閃一閃炫耀光芒，沿著岸邊望過去，一波又一波白浪輕挑岸邊礁岩。

推著輪椅散步古城牆下，瞇眼遠眺海平面盡頭的黑色塊～虎井島，享受海風極輕極柔拂過臉頰。

我終於起行再度踏上這塊土地了。

漫步樹藤纏繞古城牆下～

這城牆原是媽宮城的城門之一，城牆厚度是台灣城牆的佼佼者，外觀像是扁蒲瓜，東西長，南北短，乃是中國所建的最後一座城牆式防禦型古城。1885 年中法戰爭，遭法軍洗劫後離去，清朝有感於澎湖防衛要塞之重要，1887 年籌建媽宮城，至 1897 年竣工。

媽宮城原有城門六座，分別為東、西、南、北、小西、小東等六個門。日據時期進行都市擴建，美麗古城牆一一被拆卸填海造地，或做為港口海堤的石料，唯一保存至今的古城遺址只剩下 順承門 與 大西門。

古城門附近環境清幽，往北走是篤行十村已經人去樓空。沿著林蔭大道直走到 觀音亭，原本即人煙稀少，眷村遷村後更是顯得寂靜，這一段路有情人步道之稱，任何時間來此散步都覺得怡然愜意！

空氣帶有熟悉鹹味，自小便聞這股空氣長大的我，忍不住多吸幾口，想彌補這些年的想念。

我彷彿穿越時空回到童年～ 小小身影穿梭如迷宮眷村巷弄，聽到街坊姥姥罵小孩聲音，伴隨來「翠～翠～」炒菜聲。

市區吃完早餐，開車前往赤崁碼頭，準備前往北島。那人已經在碼頭上等我了。

遠遠看見他，揮手示意我將車停在警局旁，招呼著岸邊漁夫們來幫忙，一人一角像拎魚籃子般，將我連輪椅拋向船上，一方尚未離手，對方便已熟練接手，這是多年海上討生活練就一身功。

岸邊曬著一張張小管，排列相當整齊。張開小管片一前一後互排成幾何圖形頗有畢卡索風格。自包包取出相機，喀擦~ 喀擦~

「這幾年小管越來越少了。」那人順著我的眼光，看著小管對我說。
船已啟動馬達，蹦蹦~ 蹦蹦~ 蹦蹦蹦~ 後方傳來打水聲。

「小時候這季節，常常吃到鮮美的尖仔鎖管，聽說在民國 75 年韋恩颱風過境後一夕滅絕，至今原因成謎。」靠在船邊，看著岸邊人影越來越小。

「喔～是『尖仔』！當時正是母尖仔鎖管抱卵期，突然被強力海流風浪打亂瞬間滅絕。」

心中有點不舒服，許多童年美味似乎漸漸消失中～
「臭肉魚呢？」我追問。印象中每當盛產時，家家戶戶都將臭肉魚煮熟後曬成臭肉魚乾。曬魚乾成為每一戶人家美麗窗景。

「臭肉魚乾與五花肉同滷，那股特有鮮味不曾在台灣及其他各地聞過，這是專屬於這塊地的美食。」看著我流口水、陶醉訴說，那人張嘴打個呵欠，雙手向上伸懶腰。

「盛況不再囉！現在產量只剩下約 10 分之 1，去年大夥還能補到兩百萬，今年產量光油錢就打不平。市價飆得很貴，吃海鮮就如同啃金子」無奈、心酸充滿黝黑皺紋臉上。

靠海維生的人，生命力總是需要比一般人堅韌，隨時得面對不確定的明天。望著那人的臉。我想起海明威的老人與海.....那位奮勇與魚戰鬥的老人。

享受吹海風同時翻閱手邊資料；顯示澎湖漁獲以每年減少 50% 的速度銳減，澎湖海洋生態出現嚴重警訊。澎湖只是地球上的一小縮影。

坐輪椅的我已經很難靠近海邊，甭說泡海水！偶爾想起以前海上晨泳，玩風帆的年代，彷如隔世。

「你知道三角虎嗎？」有次旅行發現宜蘭南方澳是一處有相同鹹水味道的地方。我與那人分享這些年旅遊經歷。

那人斜眼輕蔑看著我，似乎認為我小看他了。

那是南方澳抓鯖魚的方法之一，所謂「三腳虎」指的是扒網漁船，台灣漁民結合了各式漁法特色研發出來的作業方式。機動性高，可單機作業，幾乎什麼魚都可一網打盡。

「是喔！一網打盡。連我們人也一網打盡。」這句話說得大聲，似乎對著大海

說~

聽出他對於漁業枯竭的著急，近五十年來的無限制捕捉，漁業已經面臨崩潰。捕魚技術精進，不是人類的驕傲，可確定是一場巨大海洋危機。

船漸漸朝向一處長長海沙的島嶼前進。海鳥天空盤旋，引擎聲轟轟響，海面上畫出一道白水道。

旁邊一艘艘滿載旅客遊艇經過，熱情年輕人向我們揮揮手，我也揮手回應。等會兒他們將大啖美味海鮮。

人潮一波波，海產也一箱箱，日以繼夜不斷供應。

蔚藍海洋以高度沉默回應著人類瘋狂的口腹之慾。

註 1：「過漁」是指人類過度捕捉海洋漁產而造成漁業資源枯竭或物種滅絕的現象。

手足舞蹈對他訴說坐輪椅獨自旅行的美麗與勇敢。

「清晨太陽自海面升起瞬間，好美！大半天空是暗色系，陽光驅離晦暗天色，帶入光明。哈利路亞！」

「沒想到妳真的來了？以為你說說！」他望著我說。

「當然！有你在怕什麼？」對自己輪椅族能有此行動力頗感驕傲。

「前一天自台北開車到高雄，再開上台華輪，早上六點到馬公港。夠猛吧！給個讚！」伸出五指，彼此互相擊掌，按個讚。

踏上這塊地前，我反覆看著紀錄片「魚線的盡頭」The End of the Line，影像中鮪魚血腥的味道現在似乎還能聞到。

我望著海自言自語說：「早上習慣鮪魚三明治的人，2048 也許要習慣水母三明治。」

「你地講啥米？」那人沒聽清楚。

我湊近對他說：「不久將來我們會有水母套餐、還有水母吃到飽。」

「聽無啦！」不是他聽不懂，是我跳太快。海中大型魚群生態的崩潰，造成海中水母繁殖氾濫，將來也許要改吃水母囉！

「還有在潛水射魚嗎？」很快我轉換話題。

印象中！他是一位勇敢的潛水夫，經常帶人潛入海中，在礁岩中搜索鰻魚蹤跡，與鰻魚耗智廝鬥。

「已經封槍很久，現在以攝影機代替水槍囉！」

掀起上衣，摸摸肚子笑著說：「愛他就是不要帶走他。」

海是他的獵場，也是他的最愛。他正學習重新設定新思考模式，去愛這最愛。

拿出背包的資料，大聲唸起來~~

「魚到哪裡去了？延繩釣魚線的總長，可以繞地球 550 圈，全球最大的拖網開口能裝得下 13 部 747 飛機。魚被人吃下肚去了。」那人的臉色難看，我閉口不唸了。

「魚線的盡頭，這部片子你知道嗎？」我問，他點頭更沉默。

「可惡的一小群人，但卻捕了好幾十噸的魚。」望著海喃喃自語，又嘆一口氣。「利用尖端探測儀器全面捕獵大型魚種，其中 70% 下雜魚又丟回大海。這是海洋生物崩潰主因。」

他從小就和海洋一起生長，就像「魚線盡頭」影片中非洲漁夫們，很了解大自然的循環，不會用新進設備、拖曳漁網、探測雷達將海底所有一切一網打盡。真正的漁夫是海洋的守護者，而不是海洋殺手。

船速度漸慢，緩慢駛進小魚港，不遠處有幾位黝黑皮膚小男孩在跳水。

那人再度指揮船夫，將我連同輪椅被拋接向岸。

奇怪！他消失不見了，我四處尋找。

一會兒出現時他已幫我借好一部代步車。碼頭上幾位露出白牙的小黑男直望著我。對他們咧嘴微笑、揮揮手，小朋友對於輪椅族總是多一份關切與友善。

民宿就位於那白沙灘邊，烈日當頭，島上極度安靜。似乎人與動物一樣都躲在洞穴避暑，只露出一雙雙骨碌碌的眼睛向外望。

騎著代步車，漫遊島上一圈。海如此寬，天如此大，卻感覺自己渺小如海沙。

被夕陽染紅的海面，像吸盤般吸住我所有眼光與思緒。似乎眼前一條大鮪魚，自海洋跳出，光滑堅硬背脊與背鰭像飛鏢「咻~」一聲劃過天際，閃爍一銀光，帶出一串字句：

- 1、購買前請先問清楚來源---只吃符合永續標準的海產。
- 2、告知政治人物--- 尊重科學、縮減漁船數量。
- 3、請支持海洋保護區和負責的捕魚行為。

「OK！大功告成！今日拍攝到此。」眾人歡呼，拿起帽子往上拋，開心準備泡海

水去。

那人集聚海洋夥伴們，一起用攝影機宣告愛海洋的決心。

註 2：「釣魚線的盡頭」系根據英國記者 查爾斯克勞福 同名書籍改拍，由歐美民間組織和基金會贊助，去年才殺青。片中專家學者對人類「過漁」（濫捕）造成海洋生態浩劫，有詳盡的分析及警告。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研究員邵廣昭取得台灣播映權，並加製中文字幕，提供機關團體免費索取播放，希望推廣國內海洋保育觀念。「魚線的盡頭」(The End of the Line) 紀錄片，宛如「海洋版」的「不願面對的真相」。